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三十五

文集

去聲 太白山人漫稿序 鄭善夫

太白山人漫藁者吾友孫一元太初所為詩也夫曰漫者觸而成聲無謂有謂之云也太初閩西豪杰也束髮入太白山為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恒岱遵龜蒙慕宣聖遺韻止于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鶻冠布袍獨立

于萬象之表志子如也夫高蹤遠影者顧以世為不足
為乎及讀其詩皆悲壯奇崛感激奮發而卒澤以冲和
如神龍在淵變化不測得時而興乘雲雷以雨天下噫
是豈忘情遁性為犁輿來祀者倫乎或曰太初離親戚
去墳墓遠游于方之外與名教或不相蒙者是何言哉
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人也復欲浮於海莊子陵去齊
適越管幼安徙于遼東孫明復隱居于太山之陽邵康
節去家入洛四十而後娶古之賢達流寓于外要必有
所為而安焉者獨太初爾耶或曰吳越之人古文人易

致名譽太初操觚飭知揭：然為高意有終南之捷者
夫以太初之才稍自抑以應今之世何往弗達顧甘心
寂寥卒其世以飭無端功名耶吾嘗與太初秉月汎洞
庭浩歌漁父傲晚一世似無少芥蒂于其懷又嘗與卧
西湖之上見其息深：時乎天壤時乎地文要固有道
者吾聞無欲而後可應世今之應世者可勝議哉漫藁
凡若干余為之序以傳藁而曰漫則固傳也太初不與
也

表永之集序 朱曰藩

書有之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
詔翰林為文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藻及為深怪險僻
之語綸苑相承確為定式自金華廬陵以來諸公之文
其合作者不但文從字順各識其職而中間懇款密緻
之處讀之藹然使人足以得祖宗致仕之盛厥亦氣數
之一會哉弘德間海內數君子者出讀書為文斷自韓
歐以上稍變前習一時學士大夫歛然趨焉而柄文者
顧不之喜目其文曰字子股乃數君子亦抗顏不之恤
各以其志勤成一家之言行于世然以天下公器趨捨

相誚識者非之他日讀胥臺先生投大梁李公書蓋爽
然自失矣書中云吾能總統包容則無可無不可斯言
也其中和之經乎夫趨時久則不免于規磨之偏信古
過則亦陷于陸沉之弊君子所養苟有定極則和衷之
下交相為用奚以誚為先生人品雋上度越一世童子
之日即洞大文流傳過江以北人士爭錄之曰此吳下
袁五郎之作弱冠中南京解元舉進士高第被選為庶
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上官之日適
兵部火上怒下之獄謫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南職

明文海 卷一百四十四
方員外郎官止廣西提學僉事夫以先生之才之識入館後即使得專其職以至今日國家鴻業經所潤色者宜何如哉然先生性骯髒不解俯仰惟時一二新貴人方在要路稔知先生之名欲招致先生以為羽翼先生謝不往因擠先生出使不得在近侍而武庫之酷焰秉之矣謂之氣數之阨非耶先生斥既久始有起廢之命即又處非其地使其平生辛苦卒無所試上之不能振皇朝同文之風下之不能食昔人稽古之力而流光荏苒世短情長蘋老憚州鵬集誼舍矣悲夫先生此中感悲

將誰寄耶乃知前日數君子者其感激發憤雖稍盭正則要之各有不得已之情而其本心非敢一於求異也悲夫悲夫嗣子進士魯望刻先生集成使來問序因述予所欲論說者如此集九二十卷先生手自選校題曰袁永之集序因之

霞石小稿序

朱日藩

詩以道性情故曰可以觀然貴有其才又貴有其學有其才有其學又貴養之養之久發諸性情之真自有婉雅蘊藉悲壯怨譎之妙溢於言表使讀之者愀

然得其志之所之而泣為之下是詩也求之於放臣怨
女懷沙恤緯之口為得其真故聖人採焉後之人不達
聖人為教之。本才入雅道便涉藝門浮雲白日摘為
古選青枝黃鳥拈為六朝曾不知古人賞其一字幾千
金流轉如彈丸者為何物卒使讀之者祇覺中間鉅釘
剪截千篇一律而竟莫得其志之所之是詩也為詩耶
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散之高
下皆宜乃知古人之大才與六義相左右一有所發不
可刊置別處有本故耳霞石小稿者新安江叔子民瑩之

作也民瑩讀書篁南山中又稱篁南山人山人弟禮部
荆石子與余同年友善壬子春荆石起復北上過八寶見
訪致山人書徵余序其稿久未之復也越今夏丙辰荆
石再起復乞南補車駕邂逅首徵及稿序且曰昨與家
兄書云此來無別事為兄索射陂處冷債耳已而山人
亦自新安來相見觀甚秋齋美月把酒論文余而謔曰
昔人謂帶二江今有之矣山人笑曰少陵言見一珠
非耶雖然子奏績近矣何以教我于是退而出其稿及
及近日所投諸作讀之愀然曰有道之言哉可謂發諸

性情之真矣詩麗以則文核而雅足以一洗近日剽襲之陋方采山謂山人持論和厚有吉士之度江顏各謂山人用志不分獲誠一之效可以得其著述之本矣余復何言山人少為舉子時有志于用世已而病棄去諱軒岐之學間從方外者遊皆得其秘訣以其餘力洩于詩文故有精有氣有神如此而猶不耻不肖拳：下問因復之曰僕病矣五枝窮矣不足以奉明問矣公之神方王而僕之技就窮第恐僕之急于問公更急于公之問僕也靈樞八十火記六百有真傳乎

跋空同先生集後 朱曰藩

君子之學無所倚之謂聖是故中正和平言出為經尼父不可尚已孟氏而下吾未見其無所倚也倚者何德未及化必藉於氣以揮霍其言大其事功耳軻之言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七篇之中大抵皆是氣之揮霍也其視中正和平者有間矣先生空同李公以奇才卓識在弘治正德間倡為古文力追秦一掃近代泔襲委靡之弊有集若干卷傳布宇內讀者謂若有物馮藉其間駭響振使人不敢褻玩何也蓋由公平日

毅然以節義自任特立抗疏詆外家迂巨鎬三入豸
狴瀕死卒不死以其孤憤淺為文章結骸包宇宙揮字
入秋毫道麗爾雅動高前式當其自信時雖宋蘇軾唐
韓愈薄不為也公之文謂有所倚非耶公固一代間氣
哉公歿新學聿起病公者曰節義血氣耳文自韓歐蘇氏
以來已有定式何必摹擬秦漢惜哉李氏子乃不聞吾
聖人之道而死噫嗟、無所倚之謂聖空同之文有所
倚者也子所謂不聞道者也即摹擬宜也子聖人也亦
規、于韓歐蘇氏操其關鍵尋其節奏獵其情采每

一篇出曰此韓文此歐陽文此東坡海外文無乃亦
有所倚哉推是心與摹擬秦漢者何以異石亭陳公曰
當此末法之日出世者便要據獅子呵阿難罵迦葉做
一程佛子奈之何予曰佛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便
飛精附人假汝說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相與一笑
或曰到地釋迦何如曰無所倚之謂聖

仙華集後序 陸 象

仙華集者吾吳趙與哲先生所著也吳自昔以文學
擅天下蓋不獨名卿材大夫之述作烜赫流著而布衣

韋帶之徒篤學脩詞者亦累世未嘗乏絕其在本朝憲
孝之間世運熙洽海內日興於藝文而是邦尤稱多士
于時若杜用嘉陳孟賢二公以高年為諸儒倡率最先
有名繼則先生與賀美之都維明樓仲彛沈啟南史明
古輩相踵而起數君子者雖其造詣或殊然大抵博雅
有文行義條潔出入則古衣冠人望而起敬部使者若
郡縣大夫側行襪席將迎恐後縉紳東西行過郡中者
輒造其廬而禮焉高標遠韻照映一時鄉人蓋至于今
稱之不衰而先生尤意度倘儻喜論世事嘗受知于巡

撫三原王公值歉歲三上書請蠲賦言極剴切御史理
尺籍誣執民為軍先生貽之書力陳利害民賴以免
其他事往々類此至於文辭亦伉健質寔不肯翫敲
以諧世好古所謂直諫多聞者非斯人數自先生與
數君子者沒吳中者舊畧盡後進士之瑠球曼辭日
入於佻巧而前輩朴雅誠直之意微矣粲生晚竊獨
嚮往之而不獲覩其流風遺烈以為恨乃今讀先生
之文寔重有感焉或者顧疑其言涉時事非處士宜
是殆不然夫人各有志劉勝雖清高未必賢於杜密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四
使李膺為鍾瑾亦非所安也彼隱情惜己自同寒蟬者直拘士一隅之見豈所以論夫弘達君子者哉是為詩文通若干首蓋先生之子處州教授磬所自輯錄將刻而傳焉屬祭為校定因附所欲言者於後先生名同魯與哲其字其先出宋宗室所居有華仙山因以名其集云

悔言序 許相卿

夫辭尚體要簡尺之體惟真而盡達吾意焉止爾否雖文非體矣夫羅獵理亂稽證古始而辨博悟上：書陳

事之忠也鋪比蔚贍賦之則也白發事理徃復究盡論議之制也語媚談鋒張皇撼動說士捍闔之術也擷葩萃英采錯嫺如詞人之習也頌德贊功誇諛浮寔佞人利口容悅之態也摻隱窮粵晰吻棘喉務異求勝敷銘冢簡之奇也警意麗詞逞新術巧經生誇藝攫雋之餌也至如旨易辭艱以深飾淺壯夫羞稱焉然以之投世耳亦多快意動容裁去為玩然皆非其體荷也去真遠耳鉅釘支離尚奚簡為予生野性朴資任真信古或妄一言面頰背汗若不自容所著雜文肝膈

可見使得師資有道即未妄希上達萬分一歎進以論
篤君子臆亦可乎而同塵流俗罔所適從閱宋季佞人
手尺遂沾：自喜漸習于浮淺矯誕而不自知鄉有正
學端人見之能不鄙予為尚口不情者幾希晚適有知
亟將抹殺駟莫之追矣嗟夫吾自賊其資而自安于佞
也久矣乎愧憤懊悔奈何哉予為此序正以為戒欲後
之人勿復墮此蹊徑以再蹈予之後悔焉爾吾嘗觀歐
陽蘇黃發口吐辭和雅暢潔良非淺夫矜飾者可同日
語又觀江左以還章逢辭氣記載尺牘類皆直而簡恬

而曠暢達而遠即方言而和易見于俚近著家人語而
暱晚懇款慰愛藹如言在帶下目前意自悠玄雋永斯
簡之得已矣後來工言者盡意摹襲了不能似蓋難乎
真焉耳蘇子瞻曰有意而言意盡而止天下之至言
也豈非真之謂耶是故簡足以真不以文然而真未嘗
不文也故曰晉人言語用以為文當妙絕今古何耶真
故耳其然乎其然乎吾弗及已序悔言

汰礫集序莫如忠

霍山洪山人以采詩為五岳遊凡三過雲間余因識山

人久比余從洛藩奉表如京師山人過余燕邸數存之甚勤令余忘羈旅之後而山人所善諸布衣能詩家跡山人所至而就余者凡十數輩別之日亦莫不慨慷悲歌導余都門之外則山人倡也而余既解官里居與山人音耗絕有間矣乃山人復為雲間遊余得以九峯主逆之握手道故款：聞訊山人常所善諸布衣則各往往播遷凋謝或以悔終余甚慨之夫以士稱隱淪躬獨行之節不獲世之淄垢宜其免矣而猶令名之難若斯何故彼各有所長而所以居之者善不善異也譬握瑜

而處弗慎葆笥而辱諸途則幾無類矣而山人乃獨約節謹度韜光履謙擇言而道動遵矩矱終如儒生無隨俗浮湛比周伎求之態亦不似彼恣睢自放以任達為名高此其所長有過人者茲以訪舊來則山人之名益起當途貴造並推重客而山人殊不自喜晚節兢：御必麓糲行必蓬累傲居玄宮僻在郊鄙門無襍賓出不妄謁余觀其志念深矣而山人之以義概終始稱于天下賢士大夫不衰者有以哉有以哉山人為詩渾厚晶瑩隳括六義取裁於盛唐諸名家不詭轍迹以趨時好

明文海 卷之四
詞林之雄也是刻也首從嶠峽張中丞公同造諸篇而
因衰近著附馬署曰汰礫集然則集所遺者多矣中丞
公既為評而序之余不知詩而能知山人本其平生所
繇成山人名者如此云

何翰林集序 莫如忠

何翰林集凡二十八卷子友何元朗著也君名良俊與
弟良傳世所稱兩何君者集刻于今歲嘉靖乙丑冬工
既竣予得而覽焉嘆曰何君之文是可不謂宏朗博雅
衰然古名家與夫文章高下觀氣之盛衰氣之盛衰

係世之升降所從來久矣魏文典論曰文章以氣為主
誠哉是言蓋六經息而作者稱秦漢宗之至今豈不以
去古近而变相襲醇龐沕穆之氣猶有存者耶降而六
朝風斯靡矣自晉之機雲才擅江左而士衡文賦以述
先生之盛藻云至會意尚巧遺辭貴妍西京風骨闕然
弗講此何以訓哉及若唐宋諸賢造述弥行斯義大明
非不務譏訶六朝斥妍巧本仁祖義刻意修辭一裁於
矩矱乃其氣不無異于古所云而彼以道勁之力險膚
之辭馳騫其間如峻峯激湍之喻者豈不曰氣良在是

哉第弗深究古作者之意乃獨以踈鹵椎朴歎：儻：為奇其渊泓滄瀉若江湖之浸盎若太和之薰而重踰九鼎大呂則氣之完也夫世變風移士尚互異非篤信好古學識其大心知其義者孰能與于斯乎予從君何造每見輒語合至是讀所著集即鑿：不謬其指云君子文法劉向司馬遷氏詩本蘇李近體出高岑間至其醞釀羣籍勒成一家意匠縱橫不假繩削或直陳事理陶寫胸臆累數百言要歸于質厚倘可醇龐物穆之氣其在治右者不自思可想見哉君嘗自言平生

于文學性獨近之少從京師投書輒覆古文其上私諷誦之師弗是也亦不能變比長樓居憤發垂二十年或挾冊行遊忘墮蹊坎蓋其用志之勤類此宜澤于文而自予所親以君雋爽之資夷曠之度蕭然物表薄視榮名至好惡取與然諾之否可耿：不阿有達士之概則所以養其直義而昌其氣于言者甚設君之大過人者又寧獨文辭焉已哉君或以予能知言又知君也俾序其集故得脩論之而本國家氣運之隆有關於作者與同志共揚榘焉

蕙葭堂集叙莫如忠

東吳文獻率祖機雲更千百年絕有間矣而少宗伯陸文裕公崛起瀕海予緯國華放辭瓊瑤雄視一世時論以方平原至其子楫思豫甫蜚英穉齡嫻於藻績揮毫驚坐綽有父風載辟州里業冠棘圍而以忌者阻抑遂終軫軻鬱鬱以死纔三十有八齡所存笥草詩文若干首輯自其子白幕君某梓焉命曰蕙葭堂集零落殘編不能十一讀者以遡家學之自知文裕公蓋有子云嗟夫美好不祥修名賈忌意長晷促哲士興悲若思豫君

兼斯悼矣余觀自古以才而厄于年如賈長沙之治安上書過秦著論雄篇巨帙動閔國體施名不朽固無復疑及若王文考禰正平鄺文勝之流寡短章僅一斑見而垂芳未禩亦具稱竒何哉夫片石韞琦均資珪瓚寸株中墨不廢工任古之總攬百氏定價于懸衡者惟工拙之問他尚奚擇哉讀蕙葭堂集詩不滿百而命詞道逸屬思冲融務嚴辭裁弗矜色澤文不數篇而議論慨慷率依名節深切世務薄視浮榮總厥撰著非苟而已且君以彼其才藉令早致青雲得專治古則文詞之

傳於世者宜不啻是否則或假之年以須追琢而優其成亦當深闢作者之堂矣乃造物^咸斬之而始有托焉以見于世所請不能盡其才者與余慨平原之後迄無聞家而文裕公歿其文獻之存乃有足徵如是故論叙之以明古今家聲隆替所繇俾後有考焉

吳山人後集序 何良俊

河嶽山人刻後集一卷成出以示余俾序之余讀山人之詩喜其近於性情則歎曰嗟乎凡物不兩大造化無兼美孔翠之肉不登於俎澤其羽也桃李之材不中題

棲繁其華也故文質偏勝雖孔子猶病之我明當敬皇帝朝治化隆洽文教大興學士大夫始厭薄相沿之習一切有志於古文章自漢以來詩自黃初以下率不置於口一時李空同何大復徐昌穀諸人相與倡始南北競爽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至於今日可謂極盛然學者僅能操觚即詆訶韓柳為不知文李杜元白為不知詩及究其中之所存則文章徒鈎棘其辭初不根於理道詩徒組績其句亦無關於性情由是識者病之以為反不如祖宗時削文就質直陳胸臆者是也嗚呼是

豈文之病哉則過於文者之病也故仲尼之用禮樂欲從先進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民始惑亂魚以反其性情夫文猶足以滅質而况鈎棘組績之辭其於理道情性何如哉况山人之詩本欲舒其間曠清遠之苟以纖穠巧麗之辭出之無乃不似乎余獨喜孟浩然之詩曰泊舟鄆陽郭始見香爐峰常徵君曰出浦見千里曠然諧遠尋是皆如芙蓉出水天然妙麗亦何嘗假組績為工耶今山人之詩獨能彷彿乎此其亦槩嘗有聞者乎或者又以山人之詩多與荐紳酌倡失其本色余曰不

然山人魁梧廣穎善音吐少年仗劍走塞上以策干當事者不用遂徒步南歸適海上冠至過建康弛担居焉故南都士大夫樂與之游夫郡縣不請士鄉相不眉之倪日久矣今幸有山人與諸公游使聖世猶存王公下士之風此正告朔之餼羊也願當以是少之哉刻山人集者桐城錢實夫也錢君不以金幣走貴勢而與山人刻集皆近時盛事余嘗書者因序山人之集及之山人姓吳名擴字子充蘇州太倉人

剪綵集序何良俊

徐昌穀有云詩理宏淵談何容易追尋厥旨信而有徵
蓋西京創制大闡五言厥後辭人迭相祖襲爰逮魏晉
迄於開皇上下九百餘年使代有百人則作者亦幾于
萬矣方其含毫伸紙杼思搦篇孰不欲翺翔藝林虎步
辭苑者耶然而若志窮年誰能破的研精白首鮮克升
堂是以序錄之家枝枝精審詮綜詳密稍涉秦蕪何得
塵茲簡冊略存考類終不點彼縹緗今稽之鍾嶸所品
才一百十有五人即王微鴻寶任昉緣起諸篇縱或稍
有異同要不大相河漢觀其識同別玉鑿等揀珠總羣

藝而芟除存十一於千百固亦嚴矣然三品之中惟子
建一人獨盡褒美自王劉以降互有訛評則知詩之為
道可不謂難哉予嘗括而論之其大端有二夫鋪張篇
什全在辭裁潤色辭條其先菁藻譬之衮冕繁實典章
苟欲擅美一時必待兼資二者是故張施采色者在夏
謨差第等威詳於禮籍所謂合之則雙美棄之則兩乖
者也今試以管蒯踈惡縱被之締繡終何能以辨章軌
物苟白地明光錦裁為負販袴亦曹昆所以取機於豫
綽者也嗚呼是既然矣究其疵累抑有數條夫神宰難

明文海 卷之四
馭寄在絕冥意匠無方潛于冲漠探之愈空索之更深是以對客談諧俱能暇豫臨文議擬鮮不請張况乎雖假名言而必欲言尋象外固非銓理而寔須理契環中至於逸勢定篇既方圓莫準鑄辭鍊句又玄素無別專事浮華則流於輕艷偏崇簡質則朱在淺俗苟取優游之致終以闡緩為尤若憑迅舉之力遂以揚厲貽誚纏綿情款將同委巷之謠精研要眇復似老莊之疏翬翟備色終愧力沉鷹隼翰飛更慚乏采或象數繁列而神有遁思或興致偶屬而物有隱貌或一篇之內魚目與夜

光襟陳或數句之中圭璧同砥砭駢集加以平頭上尾所關最要四教八病其例亦多懿彼靈均未窺斯秘蠢茲情昧曷究其詳是以世之作者自言人靈握珠終是家藏敝帚至有唐貞觀開元間世推極盛然自是詩道之一變也下逮宋元風雅幾絕我明列聖纂服大肆陶鎔羣宰持衡更加領袖上播玄篇下傳正教才情雄健者咸取模于漢魏思致清綺者復降意于齊梁由是建安永明之風洋洋乎遍于域中矣維我華亭地偏江左自机雲入洛繼踵曹劉希馮任梁此肩徐庾今雖世代

繇越風氣遷殊所賴崑丘岸寧猶著爽靈谷水澄泓尚
流芳潤故荐紳諸公與逢掖數輩時相屬綴富有篇章
幾能方駕天閑遂欲爭馳王路若我張子玄超則又英
英挺拔者也間持剪線集一編以示余曰此之象近作
總若干首若于朋遊假索將加于木以代傳寫手尚為
我序之何子曰夫言剪者託意翦裁曰線者取喻菁藻
觀張子名集已備詩家旨要矣及讀之終卷則皆請麗
婉約綺錯流便羣疵畢去衆美並臻嗚呼使鍾魯軍復
起品裁近代諸家則張子之作將非首為詮錄者耶或

以為此作誠為美麗使能稍刊蹊徑當不更為盡美乎
何子曰夫藝家沿襲自昔為然即李空同序昌穀之集
譏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今觀李公蹊徑更甚徐生則
知大復捨筏之言亦欺人耳嗟乎駿骨猶存寧魚伯樂
雅音獨奏豈乏鍾期悠々之談孰是知者迴環吟諷輒
為序之

又盡入闕稿序何良俊

西谷先生入闕稿一卷刻成寄余南都余讀之嘆曰嗟乎傷哉
先生有當世之用迺其官于闕而願欲托是以傳也先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四
生少以專經為博士弟子員凡郡中之讀尚書者皆授經于先生先生學有依據得其指授皆取科第去先生又盡讀諸經與二十一代史人初見先生蹇然若言不能出口即扣之如探淵海即數十人在列各得其所問而去先生善為古文辭然典重不喜為浮艷語先生敦敦質直且練達識大蘇人有事就先生謀先生曲為計畫即其人如先生指罔不得理先生雖居貧人有以緩急告就其力之所至振之無德色先生身若不勝衣然好義喜出人于難先生不為餽之之行而家門雍穆外至

州里未嘗有失口失色于人先生言議持平不為過高余少時論事好慷慨激烈常取古人之奇節獨行槩人先生不然之今閱世既久迺知余誠太過先生所持者是先生與余屢試不錄退處里巷今大學士存翁相公留心當世之士不喜浮競欲求懿寔有用之人獨知先生與余先生與余不數往來於相公之門相公蓋以是賢之及先生謁遶至都相公與言事懇之款之益知其懿寔可用夫今之仕官其有志而可施于用者獨縣令耳蓋國祿繫于民命繫于令夫天子以數百里民命

委之縣令故令之一念所及榮枯頓殊一言所加生死立判苟天子欲施恩海內縱曠蕩如天使縣令稍或壅闕即分毫不及民：有冤誣縣令不為申達至死終不得上聞故縣令官雖小然所關於天下甚重相公欲用先生為縣令然祖宗時縣令科貢人常相參其遷擢至郎署監司以至鄉貳者科貢人亦相參故其勢常相平令世偏重甲科其遷擢至郎署監司以至鄉相者獨甲科人故甲科人為縣令即其人貪殘魚賴猶曲為愛護保全之或貢舉人為縣令雖其奉法循理必加譙呵且

摧折恐不勝由是其人皆絕意升進往：苟且不自好罷去遂使甲科者敢于自私由貢舉者甘于自棄而天下無良縣令矣是豈祖宗意哉相公曰使張子為縣令百姓之利奈不利于張子何當處以外台一幕職夫外台持憲與內台埒且幕職嚴重古之賢者在府中必辟舉名士為屬而一時鄉貳亦多以此職起家試以處張子冀稍轉以收後效可乎先生到官不一歲監司至慢先生先生曰吾鄉上有田可耕篋中有故書可讀古稱避色余未可以去乎即投劾先生歸移書南都以報良

明文海 卷之四十四
後曰余歸矣余不負此官獨負相公奈何良後曰嘗有以種蘭之說聞于先生者乎昔有一大賢拜相虛已接物誠心愛人不期月而政化行四海盡樂業又思為國家種樹為數十年計迺遍植栝栢梧檟桃李以為梧檟栝栢可材桃李秋可得其實也又以為蘭者雖至微物然生在深谷中不以無人而不芳似有德而隱者故古賢佩御之誠美其芳潔也吾不忍其老于深谷中吾遠思致之乃使善識蘭者裹糗荷鍾陟峻嶺渡深澗遂躋窮谷果得真蘭以歸相公喜布列庭下恒手

自灌溉親重之然相公多客：至者日數百里輩相公不能遍語客：亦不會相公意過者蔑視蘭以為猶茅也輻踐之越旬日蘭則萎死矣相公豈為不受蘭哉無奈其根萎淺而枝葉微何也今先生類之矣迺良後亦相公庭下蘭也誠不忍衆客之視為茅輻踐之得以其半萎之身請命相公返之深谷今已漸有生理矣然客但能使蘭萎不能使蘭化為茅余先生既返深谷幸不即萎當思盡不能使吐其芳以報所知不然人將曰相公謨甚此茅也乃謬以為蘭耶則蘭真負相公矣先生曰

明文海
卷之四
三
歸甫一年日夜思所以報相公者不能得今子之言誠
得我心矣可不思共勉哉良俊遂以其言書于先生入
閩稿之卷端

王履吉集序表 表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才博涉墳籍沉精篇翰
下筆綺辭壯思滔々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最其文
試必首列然非其所好也試于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
北造燕趙魏觀廟朝制度與四方荐紳先生游上下其
議論而文益竒歸而嘆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尺蠖伏于

泥淖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
懸絕何如哉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儒者握
寸管挾方牘而揚敷名于億載彼得志者曳綬垂朱高
爵豐祿以颯耀一時不知駟馳電滅雲浮草腐後世無
稱焉此與蠖鷃何異哉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
臨流賦詩益窺古作者之奧而病作矣乃養病于虞
山之白雀寺洩其精于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
卒之前一日夢兩蝴蝶入袖寤而嘆曰吾殆已矣夫
莊叟之言殆謂吾也嗟夫亦異矣履吉詩初宗李白既

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闊辭篇麗贍去輕靡而就沉著
尚鋪綴而畧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興寄冲玄思調
清逸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
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御杯論
窮夜達旦謂古人之廢幾大雅可作而竟已矣獨恨夫
天之忌才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才天
近代如姑蘇徐禎鄉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善夫
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耶豈天既畀之才乃奪之
年邪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焉

唐伯虎集序表 表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之一十
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
後乃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材性豪宕不羈家
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
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
有奇氣然行寔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定公寬
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為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
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

驚嘆以為異材遂荐第一由是數稱籍甚會試禮部
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
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
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藩伯
虎嘗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為吏恥不就
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
後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多不經思語殊俚淺人或
規之伯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
之口而蒙白璧之玷為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

取信於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
朽吾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景子厚叔文
之譏徒資嗤辱而已且人生貴遠志何用劇心鏤骨以
空言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
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
遂佯狂以酒自汙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
於難過富春諸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
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長滿坐風流文
采照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勤究內典旁精繪

事表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遠九原不
作撫誦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摭庶存梗槩云爾

附復大中丞顧公書表

表

辱寄題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聆鈞天廣奏茅簷草屋
何以堪此烟霞增妍水山動色茲樓之名天壤不敝矣
所云唐伯虎集序欲為賢者諱仰見吾丈忠厚之至但
叙事之辭必須核寔尼父以來未之敢違也假令吾丈
欲為伯虎諱千載而下誰其信之昔文皇觀史叙隱太
子事云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千古以

為美談伯虎誠過亦未有喋血推刃得罪倫教者也吾
丈高明何乃爾邪前示伯虎有連珠廣志賦寔未見當
續梓之僕頃亦作連珠三十首請教冀評削無庸虛
美也表再拜敬復

杜少陵集序

王雲鳳

晦翁論君子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々落落魚鱗芥可
疑以杜子美與諸葛顏韓范公并稱四君子者皆有功
業觀記在當時誦說在後世真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
川如雷霆雨露龍虎鸞鳳者而子美不過一窮餓人耳

稱之者曰詩史而已曰文章光燄萬丈而已曰詩人以
來未有如子美而已曰詩至子美天下之能事畢而已
安在其並於四君子也曰安在其不並於四君子也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君子立身之本
謂之大節大節不立萬事皆頽縱有功業為世倚賴不
過權謀術數塞漏補罅于一時者耳非君子能用之學
也子美為拾遺以救房瑄失官為嚴武參謀又棄官寓
廬而嬰孺餓死客秦而採拾自給奔陷賊中挺然不污
嚴武欲殺秦然不懼是豈以富貴貧賤威武動其心者

哉是豈有一毫之疑者哉此五君子之所同也大節既
同則其事業之顯與不顯在所遇之亨屯時之用與不
用耳何病於子美哉况子美以稷契自許而憂國憂民之
意十詩而九使得行其志其功業豈下四君子哉但論
者謂子美文不如詩夔州以後詩不如前以予觀之子
美其氣厚故其文簡奧渾健不事藻飾唐人一二大家
外皆鮮能及夔州後詩則晦翁所謂晚年橫迹不可當
者或以為勝于前則又不敢信也若封西嶽賦未免
惑於封禪之說則司馬氏以來諸賢之通弊非可獨誚

子美也廣平太守張侯用昭以子美集刻者雖多然或以所至之地為類或以所命之題為類觀者卒難得其各辭之全其釋事釋文補遺補註諸書則收緊擊紛唯未易尋省乃以詩辭分為八為子美作者附錄詩後文又附其後盡去其註為卷十每卷各著其目於首判府宋君孟清寔訂謫焉子美集斯明白矣用昭求序于余以子美之詩不待贊也故獨舉其大節使世知子美詩之傳愈久而愈為人所寶愛殆將與天壤俱槩者有申然也用昭名潛岷州人英爽精敏作郡有餘力以及文

事益清名灝則吾邦之博能士也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五

序三十六

文集

東谿遺稿序

陳昌積

東谿陳公既沒之二十年其子少府瀚始跡其遺稿得
奏疏詩賦論說記序若干篇哀輯為三卷公第弘治丙
辰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連上疏言事首
發士風頽靡儲畜空虛職務怠弛武備踈畧之四弊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五
次及于四方之災異三邊之微報塞倖源以存大猷皆
若有助于去繳統而起因循之政亦幸得其言矣蓋是
時孝皇恭儉惠下而容蓋言大臣修肅守法而畏清議
一時司言責之士往：科條所知以獻而後其廢置寧
為抗鯁以報職弗欲循默而自養非獨公為然也然其
時號為小康學士仁人恒舉農功不擾歲時登邊將無
功吏不能之詩為孝皇頌蓋比之慶曆之盛焉公之疏
乃指漸釀因容之敝俛撮漂影未熾之咎涯形在列靡
隱之隱尚即八主之恍惚而乏明徵者以恐喜其耳目

其不滋惑而搖其據循乎疑公者率謂其有所挾持眩
臘并塞職事而然予也生晚而未見公寔未知公當
時置議之心果何如也然竊觀往昔深謀廊廟之純臣
慮遠望奢每忘其可恃之明主與其一身之利害欲國
家長利而無害是以言乎其身之所及而逆觀其身之
所未及適乎其事之所已兆而豫陳其事之有朕而未
兆蓋其覩也非恍恍儻蕩以見謂明而其鯁諤豫陳也
亦非快其論說氣勢之所及直行其心之所不容已而
已賈生發流涕太息痛哭之諫于文帝之朝宋儒譏其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徒使文帝私檢省其身無是過咎推而察于時故又無
左驗遂迂生之言而不用至踈斥齟齬終其身生自貽
之戚也然詎知去生不再世而諸侯強大發難于七國幾
莫之支又不再世盡天下之輜重兵賦以事匈奴覆車
掃輪者凡幾僅得名王大人劉屈氂公孫賀之相踵腰
戮趙蓋楊韓之不得其死生之料其所未及而豫陳其
未朕兆之事竟若持舊券而合遠符其禍比可痛哭者
為熾生之言可不謂深且長乎嗟夫言而不中任言責
者之幸也今不幸而中者多矣善則稱君人臣之心也

彼得其言而蒙賞與不得其言而罹譴者又豈臣之願
有于身哉生之後賈嘉以生故得侯向今生有知吾知
其必洵：焉更太息而痛哭何者非其心也東谿公立
諫風采余寔未知固不敢以臆說為序然予每喜談孝
皇朝事曩在壬午得侍中丞石峰陳公語及其丙辰
同年之為庶吉士者獨舉陶南川先生與翁兩人能攻
苦力文及任諫垣抵掌蒿目而談天下之利病務盡
發其腎腸惟恐一之媿姪而自負遭逢南川竟以忤
權璫謫戍東谿尋亦捐館矣予知石峰素不為浮諾

明如海
卷一百四十五
者以是知公之奏議雖不裨益當時要之非盡出于揆
特塞職而然而我孝皇作人之盛則天下同長養也公
序記賦詞論說皆當時體故畧而叙不云

抄代集小序徐涓

古人為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
貴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高得之魚由亦安能使之
代涓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
得而代之在涓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
舉得官者類不為古文詞即有為之者而其所送贈賀

啟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
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
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扶又匿叢
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
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
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割珠又稍殊異矣
余夙學為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

而百廢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
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嘗
伐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為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
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鷄何異耶昌黎
為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
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
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
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
鷄孔雀也幾希矣

孫山甫學集序在 瀚

嘉靖初五星聚東壁明德中興海內文章道術至是
隆盛閱四十年来摘菁採藻之家朝野相望淮海孫
山甫以辭翰起家黔中入史館遷諫議大夫上命督學
閩西善作士與邃菴漁石齊名甲子春移鎮劍南始按
部訪余江門釣^其其餘逃空谷久見君嫺雅蘊籍相^之若
平生歡明日從事來齋所得南遊以後諸牀詩五百餘
相^篇印可余掃石披雲一再讀嘆曰吳大帝之後散亡列
國若淮海者其詩蔚然有江左風流其雋永閱^世自勉

謝諸人不能過也始吾讀李獻吉詩謂如媧皇搗鍊補石天奔走百靈雷電日月星辰竝躔爐冶讀何仲默詩如黃鍾在縣金石發作伶坊供奉之官莫不按宮商謹節奏其橫放處如項羽提三尺劍出江東不必斬將募旂而登壇嘯咤千人皆廢讀張愈光詩如巨靈擘太華夏魔太醫決瞿唐其險怪詰屈雖不中繩墨定知出鬼神手而無斧鑿痕今吾讀山甫詩則如七十二君封泰山望見滄海有無中蜃氣樓閣盤薄烟霏景光萬狀便翛然起仙靈霞外之思如君茲選當與高子業頌華

玉格力相埒誠足判建安鋒廟六朝壘惜二君宿草不及見也吾聞龍嘘氣成雲之靈龍馮之然龍非雲之所使能為神物也人嘘氣成聲之精者為詩人豈詩所能使為聖賢君子者哉語曰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周鼎鑄倕而斲其指明大巧之不可常也淮海固欲為聖賢君子者其神明內蘊思若懸河吾懇其或嘗識于大巧也故以是節之

禺山文叙任瀚

張愈光教華籍之在海內四十年今老矣猶窮奇極詭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五
六
傲晚一世其言六籍已後無文章檀弓相梁之間惜
時代晚莫爾於壯士哉吾觀其道在空同箕山志在湘
曝其憂患離罪衰白而近于死其事在江夏然猶其所
述稱多閔烈曠遠不為怨憤悽惋之辭而能使吾讀之如
據松梧臨萬壑聽哀瀑奔溜虎豹狷狃百怪之音冷然
也將韓愈所謂嗚呼其善嗚者與人言宋不唐不漢
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輓而之山也傷時代
爾乃吾見愈光呻其文辭不敢問其人豈暇信其生
乎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衰

周者儒生也不聞其所為文降于夏商而願出伊尹仲
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此何以明焉其神聖則其
文為經其人賢則其文為史不賢且聖則其文野凡古
之落莫而不顯于今與今之勤苦而不傳于後者直野
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光為文似程子華詩似李
白其學古而進于聖賢即吾不知其所似其不為野人
焉勤苦而不傳于後也決矣何日歸昆明見新都太史
為吊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東泉先生姚公弘治正德中文章為一時所推而不以
文士自命乙亥冬某侍公于閩藩講問之暇頗及文字
公曰文非專不工然學者所當為事尚多奚必專于其
文哉語既又顧某曰子他日當別有所就亦不必滯心
于此某懼然不敢卒請退而私記于心者三十餘年矣
中間踪跡浮沉無由再待公教而尺書臨示敷勉每加
庚子秋叅政浙江公墓木已拱嗣子學士惟東繼喪家
遭回探索遺稿于仲氏汲散逸無完編蓋為盡然實涕
焉乃屬公婿吾同年湖廣憲副王君時化收拾彙次越

六年丙午寄至蒼梧又閱督撫故牘得其總制時奏
疏文移數篇合為巨帙請戶部郎桂山馮君世立讐校
得可傳者一百五十餘篇分為八卷公雖不以是自命
其閱傑正大之氣練達綜覈之才鬱然溢於筆墨間如
洪鐘大呂增竑震亮徐而觀之其舒疾開闔抑揚俯仰
又莫不中乎節奏所謂寔大而毅自宏者歟非苟言也
古之君子自丙魏姚宋至韓富諸公非無文章也功烈
懋盛故不以文章稱然其奏篇之流傳至今者春容深
切亦非能言一時之士所及公蚤負經濟大畧視古人

為何如中頗樞蹇晚乃遭際由中臺出握邊符屢奏膚功
工堯之捷崑崙閱後僅一再見而媚嫉朋比震驚聽聞
賴天子明聖察孤忠于羣誣之中終始保全最後起臨
三邊駸大用而鑿枘齟齬竟不能盡合而歸功烈既
不能如古人之盛其文章可傳者又止此有志之士所
以為公感嘆發憤而不能自己也雖然中世鄉大夫于
其就之際能完粹無議者鮮矣不合而去不足為病所病
或合不以道至無以潔其去為可愧耳則公之用盡與不
盡亦安能為公損益耶某少以文字受知于公而公所以

知之又有出于文字之外者老大無似未能副公拳拳
期予之意往叨廣西提學及今督撫皆繼公舊蹟于公
條章約束又未能一一有以推行俯仰深息大懼墜失
惟有論次學術事業及所遺文字以時傳布庶後之尚
論公者有以髣髴其闕傑正大練達綜覈之寔不肖于
感慕之餘時取以自厲則以不為無補焉嗚呼是亦可
慨也夫集後附桂林南寧生祠二記中已有者茲不
復出云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明文海 卷之三
永嘉項思克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克懷竒未試而志于古文之其為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虵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虵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克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為思克者少而知思克者尤少

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于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矣吾與思克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克果以為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戴楚望集序 歸有光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

明文海 卷之五
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
言事忤旨鞠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
被常保護之故少瘦死者其後往：更赦得出如聶文
蔚以兵書被係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
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
過示以所為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為予益
異之子既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
楚望之子樞哀其平生所為文百卷謁余為序蓋楚望
之于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

有志于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
安城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
其所交親者則昆陵唐應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脩
並一時海內有道高明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
陽明之學至于往復論難必期于自得非苟為名者噫
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為師友皆以卓然自立
于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自
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楚望特謂其典詔獄為國家保
護善人以為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

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
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為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
佐射舒常為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
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
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何予
知之：晚歎抑以予之不及于此歟予諸公生同時間
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居未敢列于當世儒者之林

以親就而求之正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
遇今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為恨
而羨楚望之獲交于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
歸之

唐荆川文集序 王慎中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為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
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
國則名卿碩士有愧于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
如不及孔子教于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

明道錄 卷之三
三
淮而往遊焉卒以文學列于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為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于遠至于今為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大湖以為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于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廢幾知其人于今所見而及與之為友又得一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子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于言可謂有文而必行于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之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

于季札孰為淺深言之所成于子游孰為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君仕為翰林編修復為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敝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于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誦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為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為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于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

之並豈不為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為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魚錫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為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此豈九人之所及哉

曾南豐文集序 王慎中

魚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慎中為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

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既墜而欲明其說于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于人心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于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慶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作訓命敷語施于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詠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為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為言

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于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
意文之行于其時為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
而不為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
廢能言之士始出于才由其言以考于道德則有所不
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
多有焉以彼生于衰世各以其所見為學蔽于其所尚
溺于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為文皆以道其
中之所欲言非掠取于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
之情亦不能掩于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

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竄
于外其文亦且怪竒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
之意不能入焉而果于叛去以其非出于中之所欲言
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于醇駁該曲之際由三
代以降士之能為文莫盛于西漢徒取之于外而足
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
相如之屬而相如為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
于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屬而雄其
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

明如海 卷之四十三
其患若此其不能為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
衆則為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
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
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于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
為有愧于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
而下莫盛于有宋慶厯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
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于為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
之同異會通于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于道德
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

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于後世之士而已推其
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
然至于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
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于法之難入困于義之難精
決焉而放于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為感其才不
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為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
不能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弊于今為甚則是書尤
不可不章顯於時願予之陋安能使人之知好之而序
之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書水西集 唐順之

華師魯刻其父水西君所為詩文凡八卷曩余與君同在兵曹而君為職方郎是時西北邊數被寇職方頗多事君據案草奏或一日四五上莫不切中機宜每亦囊纒入尚書立召問君之口對甚辨無滯者于是遂以才稱頃之君坐言者所中免官家居而余時亦罷歸每嘗候君則見君悄然獨閉一室盡取古儒先所疏註箋纂六經文字凡百餘家精髓糟粕咸在所謂累世不能殫其說者君獨悉力標駁參伍毫釐同異要于融而聯之以

上究六經之旨而成一家之說若小戴書則既有端緒矣未幾而遂卒自君居劇曹與家居治經亦時以餘力作為詩文蓋君為人勁挺有精力其志甚銳而用心最苦其試于世則欲以才具功名自振即使枯槁山澤亦欲自託于經術以蘄于後世有知我者詩文雖瞻切可喜然要非君志之所存也願其才既遭抑塞而經術所著述亦未克就是以其所志者若或蘄之而泯焉無傳其非志之所存者獨尚足以傳于世若此余恐讀是編者以為是足以盡君也故為發君之平生雖然昔人謂

容貌祿位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然則書之傳者亦往；祿位能動人者即如世所傳經註百餘家者雖其山澤之儒祿位不顯則以附于六經與之並行而人不能廢之舍是而傳焉者寡矣君既不得顯于功名而又不及託于經術彼其泯焉無傳者則既已矣其所謂足傳于世者亦焉可知其何如也哉此余所以重悲君之志而為之言者冀後世有因余言而知君者也

董中峯文集序 唐順之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鼓氣有湮而復暢鼓有歇而復宣

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于天機之自然而凡為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為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于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鼓氣之表氣轉于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轉于鼓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鼓使喉管鼓氣融而為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鼓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為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鼓則何以為樂使其轉氣與鼓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為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為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為

果無所轉也于直其氣與散而出之憂：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于無所謂法嚴則疑于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于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于無法而以為果無法也于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為駸餽愈以為

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一種臃腫倡溢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散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溢以為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說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世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峯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于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于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

明文海 卷之四十五 五
至之故其所為若此然今之為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
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
傳而請序于余近思豈亦以為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
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
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為
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
有合乎否也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山澤好奇之士往來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

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
于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遊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
車束馬之徑凌跼鳶挂猿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
能遣于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日常相違而山
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為乾坤
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峩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
宅其勝甲于天下然陸則扼以飛崖斷棧水則隘以驚
江急峽聞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于天下自古
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于是有夢而遊

寤而嘆焉者有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
其至者怵于險而忘其為勝于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
輕舉宜搜之好移變哀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
改蓋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峩者既足以著山澤好
竒繾綣顧慕不能自逸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
亦足以盡宦遊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
為耳目之所接而奪于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
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
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

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
大夫缺于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竒士縱欲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
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為郎
守自郎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郎守也於重
慶蓋陵走棧水浮峽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
為副使也于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烟之外雖蜀
人亦素憚以為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
方且披岷巖踐霜雪穿猩龍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

明文海 卷之三
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
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
乎詩蓋其大者閔政理謠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
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人
歛歔慄慄而如墮其叙勝也又可以使人颯爽飛動
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竒士
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
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為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
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

勝于度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
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絕棧之上也然
則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
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
有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二二二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三十七

文集

威仁遺稿序 舒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合附于

後摠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
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
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
于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
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
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
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
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
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

媿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
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
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
矣雖其才畧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以武
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
宋之仁豈有異于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于前則
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于後則宋之祀未必
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于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
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

明文海 卷二百四十六
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由夢炎曰天祥出復號
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于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
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邪留疊山匿于
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夢炎程文
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于宋而
今日交薦之于元何邪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
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
亦何負于宰相也哉

錢臨江集序

彭輅

余髻髮辭劔負即知海上有東奮錢先生者則起家開
先人也先生以閎學邃源傳其子永州守芹儀部郎萱
暨從子給事中徽並輝暉為時聞人而少子蘄菴相繼
舒翹吐穎載世美而起均所謂鳳毛也生先以戊辰進
宰盱眙當劇盜劉七擬驅衆度淮先生畫策效死守後
為南曹郎事武宗上回鑿之疏天下欽其剴直已而守
臨江惠政貽蹟甚夥民到于今思之夫何以功能召嫉
則思南之命下而懸車請老矣先生有意于風騷述作
之業在郎署蔚然著秋晚而遵晦家園益逸其蘊于觚

槩所著寔富積以成帙一日齋手遺草見示語余曰齋懼先君子之盛懿湮泯無傳子盍為我序而傳之余自解褐得交于永州君且誦法先生之所結撰甚深迺不謝而引其盲瞶云竊窺先生之文溫潤而栗槩類韓歐而體莊意謹中苞時用闡學權政依孝準忠昌黎子所稱藹如者幾是乎乃其詩舂容馴雅句每天成彬、乎入唐人閨奧而上窺魏晉之間矣然文之規裁槩、披之易曉茲可無眇論第論其詩：固虛、玄、物也意興託之乎言而風翩影閃言不能罄又音殊節異人自

為家頃者詩學充衍源匝宇內陳鄙社競述唐與六代各耀已之長而訾其所不孝聖白矛盾孰知烏之雌雄余恐知先生者之希也老子曰知我希則貴矣先生既以唐為歸宿大數得之少陵彼庸李淺目一泥百廢不知作者用心自有門庭杼軸不涉孟浪也矧詩之道浩、淵哉譬之溟渤無窮羣而飲者總取其涓勺惡得以同乎已者為是而異已者之遽非耶仰而溯之國風小雅古瑟之音莖露之味漢所遺也漢樂府鏡歌道詞壯節古選不琢而文顯易而遠晉宋所乏也晉宋之澹

冷齋梁所捐也齊梁之婉逸唐初所止也麟德神龍風
神之後天寶大厯易以飛動而凡開元天寶意象之渾
建中元和移以傾露而弱大厯建中思致之澈會昌咸
通更以鍛削而靡大都後之視前技巧日益前之視後
渾沌漸銷壽陵之步非復邯鄲故跡而醇疵高下諸種
亦各有之登壇之士安所置取舍其間鄙意則謂詩之
原昉于喜之歌号悲之呻號怨之愬憤思之寄愴故惟
出諸性情而剖瀝肝腑使人聞之而颯：融：感動者
為真不爾即橫厲高騁為唐初為盛唐為六朝猶然無

益也而况乎其不果肖也先生之詩多由性情之發志
存之而後言：永之而比節其固近真也已夫以性情
入景色則景色皆性情蕤彩輔氣骨則氣骨皆蕤彩故
修辭之矩難朴而易華賤巧而貴拙以愚所明泰先生
當日之指何敢必之懸符要不至為郢人之譚燕書焉
耳

蘓門集序

陳東

嘉靖甲午冬東在史館時蘓門高子業由晉陽入朝京
師會都庭下明年東罷史職出僉湖湘憲事又明年丁

酉子業由晉陽轉湖湘為觀察使從游省署中累兩月而東去行湖比子業迺病十餘日死矣嗟哉悲夫子業蓋嘗謂東曰余生平所嚮慕兩人後渠崔子謂余文不如詩崆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乃不如文矣竊內知交非子誰定吾言悲夫已矣子業既死之三月東乃收其遺言而叙之文有知者弗論其詩序曰夫詩以微言通諷諭其後溫柔敦厚為主本不通于微不底于溫厚不可以言詩由三百篇迄于唐其指一也國朝以經義科諸生詩道闕焉洪武初沿襲元體頗纖詞時則高

楊為之冠成化以來海內蘇豫縉紳之散喜為流易時則李謝為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畫削凡調一變而為杜時則有李何為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厭棄更為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辭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畧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縛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散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散麗而無當彼

我異觀豈不更相咲也蘇門高先生子業夙稟降嵩之
精早契藏山之旨性隣其庶學匪待興束髮就傳受知
北郡李先生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見歎服五言示
志遂忘形焉挹其弘麗之益異乎求聞通解之妙曾無
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絕流品因心師右涉
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秘會晉餘潤契唐本宗每有
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為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
往直舉宵情刮扶浮華存之隱冥獨妙聞曠合于風騷
有應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沉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

之悲壯詞質而狀興近而遠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
言滿萬其年三十有八悲夫先生雅性亢潔不喜凡庸
雖跡在周行而情懽在野故其在讀書園諸作時超立
乘雖屢仕通顯非其素衷是以即事賦懷每有憂生之
嘆夫志士惜日達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詩凡
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共為八卷成一家之言刻之
山堂傳諸其人

重刻寓沅稿叙

蔡汝楠

問嘗詫空同李公自叙與漢中張光世同榜事先是翰

林西涯李公遺提李石淙楊公書曰今榜張潛冠乎楊
荅曰微夢陽光世潛豈在後哉三公果聯名魁秦省當
時鑒材精諗若是主司竟得其人不其賢乎及汝楠備
官楚郡得接提學三石喬公語及楚材公曰以詩冠楚
省者必崇陽胡子也嘉靖己酉汝楠以鄉試職事克掌
卷官因知內簾閱詩初擬第一後不果用又三年先御
史今摠督侍郎梅林胡公監臨楚試汝楠仍掌卷簾內
外閱頗有次公謂汝楠曰薦士得如三石所舉始不負
茲後因授內外所上詩卷俾翻閱之汝楠以第一卷進

賀監臨公曰茲非其人哉公色喜且曰焉知非謾寧能
于數千人中決一士為所素望後拆得之公益自慶不
已汝楠謂三石公先期梅林公臨事知我二溪胡公得
非與空同所叙後先相符哉夫二溪爛然之文照耀三
楚按楚名公一時得之不啻味甘露而賞卿雲者汝楠
得窺其微蓋由其神理然爾業文之士靡不以時好相
徇見售為師比對起伏窮年綴襲幾于海內同風而東
南為甚作者既異真材鑒者焉知得人第如宋季士所
云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漸焉弱弁汎乎緒風吁其敢已

而猶或許為必售之文何哉二溪崛起楚中因其為文想見所盪殆力排陳言會其命脉師諸經以濬其根源裁史子以揚其波流浸培既久暢于所發神聖先別而詞氣隨之者荆衡之間秀西南之真材也其遇名公庸有弗知乎抑又聞之荆楚之域名璧所鍾善辨璧者不于其形惟其色澤液滋津：焉徵其神蘊然後裁為珪璋薦于明神鏤刻之巧模擬之似何重于璧也今文之善為比對起伏者玉之形也其用之弥章光暉莫過者玉之神也以神之所為過善用其神者鑒之斯謂神遇

不然取士充額而兩不相值焉烏足以語奇觀而媿感傳也二溪薦魁又明年摠督侍郎貞所馮公檄聘至沅辰沅間人爭誦其文欲令人挾一編刻其文沅中丙辰舉進士知我德清除音方至而汝楠即述故事以諷庠生及來未幾諸庠士以塾中弟子為介告予曰二溪公文行之沅中何獨不使吾清溪同沅流乎將屬梓人盍叙之汝楠應之曰即非此舉雅欲叙楚事附之空同况公此來寔為異數諸君既愛其文當為并道其文之所由願取則于真材勿售砒砒而崇刻畫是大有裨于吾

序也

讀劉靜修文集 趙榕春

經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者興起于位也以行道也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其身也非持祿苟容也揚雄美新文劉因渡江賦不可謂之默楊時許衡吳澄之貴顯不可謂之容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于公山佛斛之召其欲往者救時之仁也其所以存心也既而卒不往者律已之嚴也其所衛道者也聖人度其仁之勢終莫可以致天下而其律已之嚴猶足以垂範于天下來世使天

下後世之人仁雖不獲以濟時而義猶足以周身亦不害其為仁也是數子者不先嚴于律已而苟徇于濟時又以其既行不售之學而擬諸聖人欲往不往之心此其所以陷于不韙而不自知也與夫是數子者所謂學為聖人之道而老焉者也世徒見其學聖人之道遂從而學之而不知其老則其于聖人之道又益遠矣姦人知其有隙之可乘也遂以富貴利達之寔附之乎急于濟時之虛名以欺乎世而濟其私是乃治亂安危之所係非一人之進退是非而已也故辨之不可以不早

五先生文粹序

趙時春

世之稱述傳記子史之家至博矣未有不以名號其書者不以名號其書而直稱之曰先生者唯濂溪周子洛程伯仲子秦張子閩朱子為然世以其學同歸于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必由之而後入故並稱之曰五先生先生云者弟子尊師之稱也五先生亡矣天下之願為弟子者將無以致其力故必求之五先生之文：非所以學五先生也以為學五先生而未得故姑求五先生之文爾五先生之文其于世者博則世之不能為五先生

而徒為五先生之文者必大亂真矣故五先生之文未有不粹者也而曰文粹者以別其亂真者耳夫聖人之道天道也學者未能合天道故求諸聖人未能得其所以為五先生故求之五先生之文夫自五先生之文以至天道安在其千萬而存一二哉求千萬于一二而又亂真者焉則其亡所得可知矣故始于學道終于無所得世乃譏之曰儒者博而寡要陋哉斯言惡知所以為儒哉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求五先生之道于

其文者得其粹然者乃為約矣苟得其粹然者以為約則雖在斯文猶為衍也嗚呼欲求五先生之道者得斯義而推之庶幾其不為世俗之陋儒矣

康太史集序 趙時春

武功康太史穀名滿宇宙間竟為人所排擠其歆為無由自見世特傳其詩文爾其人本豪邁不羈雄文鉅作世稱所長云至于諸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及異乎吾所聞矣嗚呼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豈易哉公以嘉靖庚子殘歲卒適時春免編修校書官辛丑二月

初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將以發閩河閩秘之清輝其逝也予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彼世之紛擾者曾何足為深計嗚呼文何足以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哭公之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滋歆自放不為章句著作以求知于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益衆與人畢輒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太微張子盡哀諸友友乃克成集都御史東涯翁子始畀西安守六泉吳子鉞諸木夫世不能致公于顯位反欲因公之文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

明文海 卷二百四十六 十三
空言而尊崇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自有命也乙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誌固已放失余既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例求公之遺文世固有能藏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乎梓矣而或非公立言之旨然則托空言以自見業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為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于是歟嗚呼公其人傑也哉

胡永之集序

趙時春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迨于五陵之墟擗謝紳纓以賦以漁力休而歌之而成章歷閱滋久裒輯成集以示顯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侗儻淑瓌之英長河鉅閔蓄秘涵曠之氣假之于子之無所庸之為歌章以暢其發而有是與曰然曰子胡不賡明良夫卷阿陳車攻賦柏梁等比于雲咸章韶之音以鴻皇猷而宣大雅乎曰唯之否之曰夫華祝楚狂擊壤擊磬其情之歡悲相懸而其音寥然希也子曷以兼而有之而復

若是之密且富與將運數之升降難窮物理之長短弗
齊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野人昔者追飲夫人之
風仰探達者之閻矣夫雷砰電激雲霧暝迷而曼然不
已者司晨之節也大風鎬于萬仞而斥鷃謹呼于蒿不
偃之不畏樞搖之不可奪已霜霰全集萬植摧落羣動
歸藏蛟龍蟄于重淵而蟋蟀為牀下之鳴以夜繼晝弗
休也王公閣幃薰灼擲扑弗避也雖或尼之必或續之
雖能却之必固生之是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夫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雖天亦莫為之所也而况于人能

為之乎洪鍾瓊絃金鼗玉振孤竹之管宇文之鐸劍閣
之鈴山陽之笛師清之清角蒙古之襄陽礮雖妍媸殊
途其響調震越絕世驚人至矣而今安在哉將人成之
人廢之有不足恃者與若然則不因人而成不因人而
廢者此其道或可久而吾與子之所共保者其有在于
是與文人輟然而作曰有是哉遂書之為蒙谿集序

玉芝樓稿序

陳堯

唐以詩選士世謂之唐詩士大夫以為詩不唐不工也
相與鎔章績句證體諳音畢其心力以庶幾乎作者之

林廼後世寂寥無唐詩即有之亦僅三數人焉何其難也今天下罷詞賦之科以經術選士然今之經術非若載籍所紀詩書六藝百家之文也里師之緒言莊生所謂駢拇而枝贅者耳士有誦習其說形之楮墨之間一當有司即取高第而去何其易也夫唐人之詩沿流漢魏上薄風騷非高材絕識之士不闖其藩籬故能者益少今人之文特鄙猥耳又不足以傳世故高材絕識之士不欲為之以晞世而過合吾鄉于野曹君雅操清修蔚有士望自為諸生時工古文辭不欲為今人之辭以

就有司幅尺往來失辭而陸沉于明時獨喜為詩三李唐其清才藻思絕類唐人雜之唐人諸大家中無能上下之者第今時選士以文不以詩今之選士以文君既以文不合故不售矣今之選士不以詩君之詩廼人人稱之無讓于唐人余常抱君詩而歎歎流涕焉惜其不生于唐也假使君生開元長慶之間當與沈_宋王杜元白之徒供奉人主豈不能擢毫玉堂奏牘金馬而身饗其榮名乎即使君之文少就幅尺以晞合于有司又豈不能如今人取高第躡足青雲之上乎然君皆不值焉此

昔人所以絕琴韜劍而慨知遇之難也頃議者欲更選
士法稍益之辭賦以收博雅之才如行其言君當裒然
首舉無難也已君有詩若干篇題曰玉芝樓稿蓋君有
樓在城中可以升高而眺遠余嘗從賓客遊焉竹床棊
几圖書滿架飄然有塵外之思君詩多得于此遂以名
稿余為作序傳之其人

西塘王先生春煦軒集序

周弘禴

世人有志見欲樹立者輒薄文章曰是技雕蟲耳惡能
于時為重輕而文章家則沾沾喜傲翹標指曰卒此

為大業彼楊子雲云雕蟲之技壯夫弗為壯夫弗為而
聖賢而豪傑可知子雲豈不稱文章家而何自貶損也
抑太玄諸書非雕蟲耶此其故吾得而縷數之矣蓋文
章之道與心通也與行俱也心通而言謂之妙解行俱
而言謂之寔際上索典謨風雅興夫伊訓魯論以及思
孟之徒類有創作何不通之心俱之行乎第解有深淺
際有遠近要之解不可謂之不妙際不可謂之不寔子
雲之書縱未能窺究深微敷陳平易管之所見豈無一
班無金豹而要亦見之見之則語真語則言立言立

則不朽嗣是王通之著述杜甫之篇什類能歆多衆而
垂永世者亦以于心自有所通于行自有所俱耳馬遷
之雄未解其領要太白之敏未際其真誠惟以健筆綜
核于存亡興衰之會仙材縱橫于烟霞雪月之間故讀
司遷之史記則道往昔于聞覩誦太白之諸詩則生風
雲于几席而後之論文者止馬遷論詩者止太白不復
知有典謨風雅矣是文章之一變也顧馬遷太白之文
章豈苟作哉融以神運以意貫以事繪以章定以格承
以調響以散錯以句潤以字而其神也意也事也章也

格也散也調也字也句也文復與詩異蓋酌所不得已
而各出之以當如和五味焉然馬遷曉其文而于詩有
不徹太白曉于詩而于文有弗工技之制也亦見名家
之難也唐昌黎氏起而兼之自謂直接羲皇周孔而寔
只能繼馬遷太白耳能繼馬遷太白而且兼之亦異矣
顧昌黎問能洩全秘林達時宜庶幾所謂心通行俱者則
昌黎氏未可少也宋元來名詩文者吾惑甚焉掠馬遷
及諸漢人所為文而補砌組織羅太白及諸唐人所為
詩而裁割綴縫驟目之則字句漢也唐也散調漢也唐

也彼自謂馬遷太白人亦從而馬遷太白之彼其字句其散調真漢真唐矣真太白馬遷矣何也固漢唐人所已語者也其糠粕也萃蒼其字之奇穎句之險異者而為字句摹擬其調之飛揚散之微動者而為散調固字句則信無弗類散調得千百之一二耳所謂格以條章章以授事以達意以出神吾誠不知若何或者得億萬之一二則已傲視唐昌黎而下之矣謂昌黎無足與語是豈知昌黎亦心通行俱者擬上古作者寔弗逮何至讓馬遷太白弟各有所入不相益襲耳人惟心所

不通行所不俱更面貌而語固弗達此嘉隆間未士羣起畢力求所未至一時稱盛甚少司徒王先王時之宗盟也然先生不曉然向人談詩文如所謂沽翹翹者且先為柱下史日有建白非只空談耳已而先生固不輕以示人也久之盈成帙矣帙多更逸亡而門生故吏懼也裒而緝之得所不逸亡者文凡若干篇詩凡若干篇奏疏又若干篇摠而托之木禰荅郎版曹得結事先生獲所新梓而讀之讀未竟慨然歎曰嗟胡云古今人不相及也文以和平通正根極理點據事情

明文海
也為上詩以冲融涵蓄發舒性靈聯絡景物也為最奏
疏則異是言弗直則弗動言弗省則弗覽言弗大則弗
當言弗犯難則弗費先生之文和平通正矣根極理要
而點據事情矣先生之詩冲融涵蓄發舒性靈而聯絡
景物矣先生之奏議言直言省言大言犯難矣于先生
見古人所為文章者願先生之文非不漢先生之詩非
不唐蓋本吾之神運吾之意貫吾之事意之所指事之
所值而格定焉格定而章就規章就規而調協度調協
度而散偕律散偕律而句足散句足散而字成句則字

句吾所自為字句散調吾所自為散調章與格吾所自
為章與格無論唐漢即而典謨而風雅亦只如何也
古今人之神同也其意同也事或異耳事異而意緣事
異意異而神由意異神意完而事所欲言則而格而章
而調而散而句而字如化工造物千態萬狀如大海潤
物隨取隨足奈何強字句入所不類之散調而又強散
調章格以就所不類之事哉先生澹養性體虛育英靈
而心通于道故心通而語所自解介絕流俗和容物我
而行俱于道故行俱而語所自際先生于詩文也以無

意得之矣。通昌黎而躋揚雄氏矣。雖然無稽之語何貴于金玉無用之言何裨于饑寒甚哉。立言之難也。禱讀逐客則悲世之澳染讀法吏則悲世之紛更讀肅政新疏則悲世之容隱讀邊事疏則悲世之苟安讀肅戎政疏則悲世之避寵幽居詩則悲世之自擾讀長至等詩則悲世之急名至發諭療鶴長信諸作先生其有憂乎其有思乎嗟。當事者重切用者珍卷中數萬語何不如金玉何不裨饑寒者禱則款廣心誓而號之衆緝肅戎政

忘君讀此國眼吾前詩則悲世之

疏而更轉聞于朝茲蓋時所尤重而用所尤珍也。固知僅可與先生言耳。先生多自得。敍歷中外樹策勲猷文章寔不盡先生而予言又惡能盡先生之文章。萬曆戊寅春三月賜進士承德郎戶部廣西司主事屬吏麻城周弘禴頓首拜書。

玄晏齋選稿序

姚世華

文各適其適任乎天倪以各至其至游于燦然之途而已。覆視曩古簡複相望華質相調相為用而不相欣厭。蓋子休洗洋自恣之數十萬言豈能如伯陽之五千文。

而子長之博奧宏肆必不低眉于孟堅之整率下而祇
詩而七子二陸諸謝之沈麗何渠勝王柳之間淡韋蘓
州孟襄陽抵掌五柳第令柳比而與王右丞李供奉程
侔工又未知誰屬亞旅也故夫之簡淡而簡淡而謂奇
艷非者履康衢而忘嶙峋薛葉之觀者也之奇艷而奇
艷而謂簡淡非者襲狐白而忘布綆襤褸之用者也最
下而今義則成弘為盛先此太樸後此太彫于時華寔
等耳而吾獨有羨乎今日能文家之盛非必遠謝成弘
何故彼其意不窮幽澗勿令淡楮間一涉前輩臆愧怍

弗敢染也語不極鏗訇勿令灾頽偶一沾曩人吻囁嚅
弗敢吐也比于成弘有其型而增以沉奧損其質而濶
以陸離可謂綦成固難索解亦不易而僕所睹記里中
諸君子與一時寓內推轂諸賢達皆有焉噓之而來吸
之而往簡必赴藻華不離真劍發于懸先而神游乎思
表以僕耳食即未易窺其所適所至緣而語于各適各
至以游燦然之途幾是乎僕與卜戩父同役自念何能
為腹笥聊用公諸同好嗟乎更千年餘而七子陸謝五
柳韋孟右丞供奉諸集更二千年餘而子長孟堅之史

更三千年餘而伯陽之經子休之文至今人艷談之也
此天各適其適各至其至夫寧以短長較也若乃文成
而修橫金累授之業自昔伯陽諸人業已不能幾得之
立宴吾何論矣



